



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

吉林人民出版社

51

十條金頂鍊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十条金项链

主 编 李长久

副主编 谷来春 李吉顺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十条金项链

主编 李长久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插页 2 176,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201—21,300册

I S B N 7-206-01463-1

G·264 定价：4.30元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编委名单

顾 问	刘 文			
编委主任	李长久			
副 主 任	姜小东	李吉顺	谷来春	
编 委	古 叶	刘 文	刘向群	安昌东
	李长久	李吉顺	李康泰	乌国庆
	谷来春	胡亚锋	姜小东	黄 楠
	曹大勇	杨凤瑞		

目 录

“东北虎”高阳掉脚记·····	刘庆荣 (1)
金梦·血红·咖啡色···	杨永超 崔波 (43)
他是凶手的替身·····	王伟民 (79)
十条金项链·····	肖嘉酉 (106)
来自台湾黑社会的假钞走私···	孙德平 (142)
金粉元凶·····	浮沉 (168)
红鞋女尸之谜·····	王志刚 (201)
张网捕“枭”·····	崔占国 (227)

「东北虎」高阳掉脚记

刘庆荣

一、三只恶“虎”高阳掉脚

1990年4月13日下午4时许，从天津开往石家庄的长途公共汽车从高阳车站停留片刻后，载着满车乘客驶离高阳县城。车刚开出几分钟，行至师范学校附近时，车内一阵拥挤骚动，站在车廊的高阳县南蒲村的刘均良觉得手中的绿色尼龙包被人动了一下，警觉地提起一看，发现包已被人割破，里面成捆的钱露出来，过目一数，少了好几捆，足有六七千元。他目瞪口呆，额冒汗珠，冲着前边的司机惊呼：“司机师傅，我丢了钱！”

“哦，你也丢了钱，我这车上三天两头有人丢钱，可一个偷钱的也没抓住，认倒霉吧！”司机一边嘟囔，一边心想。

“吱”——车停了，司机对刘均良悄悄地说：“你站在车门口，把下车的人挨个搜一搜。”

刘均良感激地一点头，第一个挤到车门口，下车后象个检查官站在那儿，对下车

的人挨个搜查。当搜到第六个人时，这个人硬是不让搜。这人40岁左右，五大三粗，一脸横肉，恶眉竖目，眼露凶光，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刘均良一眼看出他下衣的口袋中鼓囊囊的，伸手一摸，果然是成捆的钱，愤怒地嚷道：“你兜里的钱肯定是偷我的！掏出来，还我！”

彪形大汉怒目圆睁，一捋袖子，质问道：“你凭什么说我偷你的钱？这钱上刻着你的名啦还是盖着你的章啦？！”

“我的钱有数，一千一打，共少了7捆，用牛皮纸条缠着，你掏出来看一看！”刘均良说道。

围观的群众纷纷说：“是啊，你若是没偷怕什么，掏出来看看嘛，要是跟他说的对不上，你不就洗清啦？！”

众怒难犯，那人一看不掏脱不过，就伸手将钱掏出来，对刘均良说：“这钱是我在车上拣的，算你幸运，我也落个拾金不昧，还给你！”说罢，把几捆钱往刘均良手中一塞，转身就走。

刘均良接过钱匆匆一点，发现还少一捆，急忙追过去拉住那人讨还。不料，那人左手把刘均良的胳膊一磕，右手“嗖”一下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对着刘均良恶狠狠地说道：“别他妈的不识相！是要钱还是要命？！”

刘均良慌忙往后退了两步，说：“你……你要干什么？偷了钱还要杀人害命？”

两个人正在吵嚷，在附近干活的石料厂工人一看歹徒要行凶，抄起铁锹跑过来。那家伙一看事不好，撒开双脚就逃，工人们紧追不舍。翻过一道围墙，蹚过一条小河，在一片小树林边，那歹徒被群众团团围住，正要做困兽犹斗之时，一名工人手起锹落，“啪！”一下把歹徒拍在地下。群众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这个家伙狠揍了一顿。

鼻青脸肿、满头血污、浑身是伤的歹徒被群众扭送到高阳县公安局，接着被押送到位于城西的看守所。公安干警从其携带的居民身份证得知，该人叫高凤禄，38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身上藏有单面刃刮脸刀片和双刃匕首。

提审，趁其惊魂未定，又有人证物证，不怕他不认帐。

“叫什么名字？”

“高凤禄。”

“哪里人？”

“牡丹江市的。”

“干什么来了？”

“倒烟，倒线，我有营业执照，不是被你们扣下了吗？”

“你倒的烟、线呢？”

“还没倒到手。”

“那你为什么被送到这儿来了？”

“我在车上拣了钱，他们诬赖我是偷的。”

“拣了钱？那么好拣？谁能证明你是拣的？到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不是拣的，是偷的！”

“不，我的确是拣的。”

“那么，这刀片和匕首又是怎么回事？”

“刀片是刮胡子用的，匕首是防身用的。”

“用这样的刀片刮脸，就不怕把你的脸皮刮破吗？”

“我有刀架，放在挎包里被人拎走了。”

初次审讯，高犯一口咬定“钱是拣的”，只字不供，这一点大大出乎预审干警的意料。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老贼。

高凤禄扫了一眼同监舍的8个“狱友”。蓦然，一个熟悉的面容映入他的眼帘，他的眼皮陡然跳动了一下。“王德

有！你也栽在这儿了？”他心里这样想着，眼神这样问着，但嘴上什么也没有说，就象同对方素不相识。他见王德有嘴唇翕动了一下，想同自己打个招呼，但立即用目光制止了他。

高凤禄走进监室，往床铺上一歪，用双手捶打着隐隐作痛的后背和腰部。他的脑袋往被褥上一枕，直觉得一阵剧烈的疼痛，他赶紧坐起来，口中骂道：“×他妈，这一锨拍得真狠，差一点儿要了老子的命。有朝一日老子出去，非得找这个小子算帐！”

“哥们儿，你贵姓？”王德有装模作样地走进来，象陌生人般问道。

高凤禄抬了抬眼皮，挺了挺身子，若无其事地答道：“免贵姓高。”紧接着问道：“你呢？”

“姓王，名德有。”

“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

“嗯，牡丹江人。”

“哦，我是吉林通化人，咱们还是老乡呢，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说着，王德有一屁股坐在高凤禄身旁，附在他耳边悄悄地问：“高大哥，你怎么也在这儿掉了脚？”

高凤禄叹了口气：“唉，别提了，今天走背字，倒了大霉。你是在哪儿？”

“在国营汽车站附近，我拎了个包，租了个三轮到了个体车站，不想被那小子追过来……他妈的，高阳的老百姓真厉害，不要命似地管闲事。”又说：“前几天顾晓东也进来了，你还不知道吧？”

“噢，他也栽在这儿了？被关在几号？”高凤禄问道。

“他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关在6号。”王德有说。

高凤禄问：“你们没开口吧？”

王德有说：“我才不是软骨头呢！顾晓东也不是傻瓜。你不是常对我们说吗——‘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高凤禄笑了笑，拍了拍王德有的肩膀头，赞许地说：“好样的，顶着吧，最多3个月，没咱的口供，他们没办法处理，到时候不放也得放，咱们怎么进来的还得怎么出去。”说罢，高凤禄脸上露出几丝得意的狞笑。

“哼，大风大浪咱经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大江大河咱蹚的也不是一道两道了，不都是平平安安地闯过来了？”王德有不无自豪地说：“一年前，我就在这里蹲过一个半月；两年前，我还在博野县看守所蹲了整整3个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乖乖地把咱给放了！”

高凤禄瞥了一眼室外，转眼盯着王德有说：“这次还是老办法——他来软的，咱听着；他来硬的，咱挺着，横竖就是不认帐！”

王德有眨巴眨巴眼，似有些顾虑，说：“他们要是长期押着咱不放呢？”

高凤禄鼻孔中鄙夷地“哼”了一声，说：“咱尽管是笼中虎，但也不能束手待毙；再说，外边的弟兄们也不会坐视不救。关键是如何同他们取得联系，来个里应外合……”

二、“江湖浪人”投书报警

一个多月过去了，预审员的讯问笔录上仍然是一片空

白，这使办案的干警十分头疼。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王保安把办案的干警召集在一起，一块研究分析。很快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一）从三犯随身未带任何生活用品和票证单据之类物品来看，与其“经商做买卖”的身份明显不符，很可能是职业性犯罪分子。（二）从三犯作案的情况，所带工具、凶器，入监后的顽固态度，以及王犯曾在去年因盗窃被本局收审过等情况判断，3人不是初犯，而是惯犯，很可能是受过打击处理、并有大案在身的累犯或重大流窜犯。（三）从高凤禄所缴出的赃款少一千元，有人反映从先于下车的几个行迹可疑人来分析，高凤禄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同伙。至于高、顾、王3人是否系一伙，目前尚难确定。因为三犯不仅原籍不同——高凤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顾晓东是吉林省辽源县人，王德有是吉林省辉南县人，而且是先后从不同的时间、地点被抓获的。所以不能断定他们系同一团伙。尽管如此，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高、王二犯从一个监号里调开了。（四）在对三犯的犯罪情况未审查清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放掉或草率处理，否则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五）在正面审查很难突破的情况下，要充分做好狱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利用政策分化瓦解狱中犯人，密切掌握三犯的思想动态。同时，分别向三犯原籍公安机关发函，以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前科情况。

不几天，狱中反映有人从上边给顾晓东扔下一本杂志，杂志内夹了一张纸条，顾不认得，让同监号的贪污犯王文兴念给他听。同一天，另一个监号也反映出，有人从上边给高凤禄扔香烟抽。

这两点情况引起我办案干警的高度注意，他们联想到近

来发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在高墙上担负警戒任务的武警战士李××，经常违反规定越过铁栏杆，居高临下同监所内的人犯攀谈。往下递纸条、扔香烟的会不会就是他呢？5月8日这天上午，一个陌生人将电话打到看守所办公室找武警战士李××，看守所指导员董小民找李××接电话时，李××因碍于董小民在场，吱唔了几句，放下电话转身就走了。行动可疑，可见来电话人同李××具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为了弄清情况，办案干警一方面严密监控高、顾、王三犯；一方面注意观察掌握这个武警战士的行动。

经过调查很快证实，同高、顾二犯发生联系的就是李××。5月21日上午9时许，又一个自称借用新兴毛纺厂电话的男人找李××，约其马上到个体车站接头。刑警队队长韩占山立即打电话通知城关派出所，要他们派干警化装在个体车站附近架网设伏。并亲自带领3名干警赶到个体车站周围埋伏。然而，等了半天却没发现李××前去接头，在回看守所的路上，却看见李××往回走。这说明狡猾的可疑人没有如约在车站上等候李××，而是在看守所通往个体车站的半路上同李××接了头。

同李××接头的是什么人？他们接头要干什么呢？5月25日早上6点，从本县招待所向看守所打来一个电话，还是找李××。通知李××后他未敢去接。两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声又响起来。李××接电话时神色有些惶恐，只是“嗯嗯”了两声，什么也没说就撂下了。我干警通过串联电话得知，来电话人是约李到县招待所接头。李××似乎对我们的监视有些察觉，骑着自行车到招待所门口转了一圈，未见到接头的人即返回看守所。他放心不下，又委托中队的炊事员去招待所，这个炊事员也未找到打电话的人。回去告知李××时，

他正在宿舍蒙头睡觉。奇怪的是，我干警着便服到招待所查寻打电话的人时，却未见其人的踪影。

5月26日清晨5点左右，从一号监室发出几声怪叫：“哎哟！疼死我了！哎哟！疼死我了！”

“来人哪！救命啊！”

值勤的哨兵急忙跑过来，冲着下边问道：“嚷什么？嚷什么？！”

一个人犯高声说：“报告班长！高凤禄吞下了两个窗户钩，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哨兵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看守所值班室。一会儿，两名公安干警来到一号监室，对躺在地上鬼哭狼嚎、虚张声势的高凤禄严肃地说：“高凤禄，别喊叫了！有这么厉害吗？你们这套对付审查、逃避打击的伎俩该收起来了！等着吧，上班后把你送到医院。哼，自讨苦吃！”

上午将高凤禄送到县医院拍片一检查，胃中果然有两个窗户钩，遂安排他住了院。医院确定5月28日进行手术。

5月28日刚上班，刑警队队长韩占山正准备安排干警到医院监护高凤禄，收发员交给他一封信。立即拆开，抽出信笺，只见信中写道：

“公安局各位同志：

前不久你们那里抓到了一名牡丹江市扒窃的一名流窜犯，姓高，小明（名）‘二孩’。主要还有他的同伙，现住任丘桥头三旅店，还有各大小旅店全住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其他县城的扒窃分子共20余人，分开在不同地方住了共十几天拉（啦），准备迎（营）救他们的同伙。请你们接到此信后暗查，不要精（惊）动他们，一网打尽。也可能你们前脚走，他们就逃掉了。他们现在早上6点多种（钟）都在

任丘指（至）高阳的车上做（作）案。有一名姓姚的脸上还有一个刀疤（疤）。上次抓到姓高的那个人就事（是）他的同伙。他们的身份都代（带）各（个）体营业执照。请你们接到信后，有策略的（地）速拿。他们身上有刀，在住的床上各地方被褥底下都暗放做（作）案工具。

请箱（相）信我这事对你们（有）帮助。”

在信纸的背面又写道：

“请记住，指（只）要事（是）黑龙江省住旅店的人都不要放过，他们共20余人。

请箱（相）信我，

我们后会有期，

有事我于（与）你们联系，

我得（的）别名 江湖浪人。”

韩占山同志对这封奇怪的来信一连看了两遍，最后他又仔细看了一下信封，见邮票下方盖的是河北蠡县的邮戳，断定这封信是从蠡县发来的。

他感到情况重要，事不宜迟，马上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几名局领导一一看过“江湖浪人”的来信，一致认为，信中提供的情况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作最坏的打算，以防犯罪分子进行暴力营救。于是，他们当即研究了如下对策：

1. 对武警战士李××严密监控，密切掌握他与监内外犯罪分子的联系。
2. 高凤禄的手术暂不做，将其马上收监，并加强监所的警戒。
3. 马上派人到地区公安处和武警支队汇报。

对付犯罪分子武装营救同伙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基本就绪之后，局长万书君和副局长王保安乘车进

发保定，将案子的情况向公安处和武警支队的负责同志详细地作了汇报。

公安处和武警支队的领导对这起案子十分重视，当即研究决定：（一）将李××隔离审查，查清与犯罪分子的不正常联系。（二）高犯的手术暂且不做，由公安处五科同省一监狱联系，争取在该狱做。（三）手术前分别对高、顾二犯进行审讯，摸清思想动向。（四）迅速同任丘市公安局联系，通报情况，请他们协助控制住在任丘的犯罪分子。

当天晚上，地区武警支队即派人到高阳，将李××带回保定审查。李××刚被带走，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声响了……

三、星夜奔袭任丘告捷

看守所指导员董小民抓起话筒——“喂，你找谁呀？……我是高阳看守所！……噢，你等一会儿啊，我去找他！”

董小民把电话往桌子上一放，把正在看电视的小梁悄悄地拉到屋外，小声对他说：“刚才是从任丘来的长途，找李××，很可能是高凤禄他们的同伙。这样吧，你来个冒名顶替，诱他们上钩。”

小梁点点头：“好吧，但愿别让他们听出来。”

稍等了片刻，小梁抓起话筒：“喂，你是哪里？……我是小李呀……什么？明天中午12点高阳招待所门口见？……哦，好吧。”

放下电话，小梁冲董小民会心地一笑，说：“他们明天要来高阳，约我……不，约李××中午12点在县招待所门口

接头。”

董小民一听，咧嘴一乐：“嘿！他们来得正好！”说罢，他抓起话筒，拨通了万书君局长的电话。

突突突，随着一阵轻骑的马达声，王副局长大驾光临。一进办公室的门，他就冲董小民说道：“董指导，官儿不小，一个电话调来俩领导。”

董小民抿嘴笑了笑，不解地问：“不就是来了个王大局长吗？哪儿有俩领导？”

王保安说：“你别忙啊，一把手马上就到。”

果然，不一会儿，万局长骑着自行车到了。他们简单地碰了一下情况，一致感到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撞到网边的鱼绝不能再让它跑掉。

万局长以征询的口气对王保安说：“王局长，你说咱是守株待兔呢，还是主动出击？”

王保安同志看了一眼手表，摸了摸下巴颏，自言自语地说：“就怕是夜长梦多，倒不如……”

“来个林冲夜奔，发配沧州！”董小民紧接着说。

“不，不是‘发配沧州’，而是咱从沧州把他们‘发配’到高阳。”王保安纠正道。

“好！”万书君当即决定：“就这么办！咱们登门去‘请’，掏他们的老窝！”

“他们的窝儿到底在哪儿，咱还需要到邮电局去查一查来电话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王保安说。

三个人一起来到邮电局一查，电话是从任丘第一旅馆打来的，打电话的叫姚俊贤，他的电话号码是“23408”。

他们三个马上赶回机关，迅速从刑侦队、治安股和交通队组织起20多名干警，出动了两部车，在万局长和王副局长的

带领下，连夜奔赴任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疾驰，于11点左右到达任丘。他们先到了任丘市公安局，向于局长通报了案情。于局长一听，爽快地说：“你们要人有人，要车有车，我们全力配合，没的可说！”

仅十几分钟，他们就集合起20多名干警，与高阳县的干警合兵一处，直奔第一旅馆，将该旅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该旅馆的店簿上根本查不到东北的客人，更没有叫姚俊贤的，这个旅馆的电话也没有“23408”这个号码。

难道是狡猾的犯罪分子又要了花招？

这时，任丘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提出，本市燕春楼分一二两个旅馆，会不会是那儿的第二旅馆？一查电话号码簿，不错，正是那儿的第二旅馆中有“23408”这个电话号码。

于是，干警们掉转车头，直奔燕春楼。从该楼第二旅馆的店簿上，果然查到了“姚俊贤”这个名字。从登记表上看出，姚俊贤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38岁，住126号。与他同时住进旅馆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女性叫李荣英，也是牡丹江市人，34岁，另一个叫周友立的牡丹江市人，26岁。

4名干警在店主的带领下，轻手轻脚地来到126号客房门外，见里面灯光未熄，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店主用钥匙打开房门，紧跟着拥而入：“不许动！把手都举起来！”

方城外围相对而坐的三男一女打得正起劲，丝毫没有觉察到他们已成为瓮中之鳖，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从4个人身上搜出的证件查明，脸上有道伤疤的叫姚俊贤，与“江湖浪人”提供的特征完全相符。李荣英，是高凤禄的妻子。另